

# 冷冰川手记

最具有信仰的作品,应该是困苦中创作出来的(如果这就算是种高贵见证的话)。因为高贵的灵感全来自冒犯。人总是尽量见证与己相反的东西。

任何艺术家都可以通过无意识中揭示了人们还没注意到或没有理解的东西而为人民服务。而对艺术提出过多少解释、实践,都由于不够简单而被人民拒绝。

创作里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最珍贵的,让我渐渐明白了毁灭的价值。永远那么雷同。

好东西不需歧节。(歧节常常代我们回答。好粗心大意。)

不要琢磨“风格”。你独一无二

的态度就是风格。也别说“风格”花招;因为我们痛恨花招——如果是花招就应该是全新的。

风格是一个人的牙齿。如果是牙齿,你为什么不让它咬得更深更紧些。咬得进灵魂才有孤独的快乐。

如果可能,最好能留住那些抱着“风格”错误的人。真实的问题是由这些人提出的。

不要害怕失败的作品,这样就太给失败面子了。创作里的失败是因为爱到不行,忘记要留下卑下的明证——一种万念俱灰的无力感;正好让人惭愧地辨认到这里。

艺术里最有用的经验都是自己教给自己的。

“个体”能够在复杂的、不同的日子被不同的人看到。因为他足够真

诚,足够到永远不会知道人民对他的爱。创作的伤口大抵如此。

只有意识到“个体”真实的欲望,才能有真创作,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由和自由的激情……要像一个“人”而不是像职业作者那样创作。你不可能为人民而创作,你不可能那么伟大,你只能为人民而时时地解放自己……

纵横歪倒贵天真。

创作不存在失败。伤害你的是“自然”。(没有什么技能、经验的杂什能够伤害人。)

艺术不是寻找对的东西,而是寻找特殊(诗化)的东西。

我们四处寻找,但寻找的还是同一种东西。■



张爱玲  
作者/冷冰川

# 又出版了一本书

文/蒋蓝

2015年4月15日下午4点半,接到送货员电话,叫我到小区门口取货。

小区大门正对锦江,波涛无声而过,汽车响彻云天,所以云朵逃向了更高的苍穹,像一床褴褛的棉絮,云朵向锦江水面抛下了几片影子,就足以让人感动。我签过字,一看是发自北京东方出版社的书。我的《媚骨之书》,样书20册,我还购买了第一批50册,分送朋友。记得去年出版《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后,接到天南海北的短信、微信、电话而要书,就赠送出了大约200本,折合三分之一的稿费。

我去门卫室推来一辆小车,将书装好,估计有百十来斤,小菜一碟。但小车有一个轮子不听使唤,忽东忽西,我就像驾驭曾经的命运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样子很不像个劳动人民。我的模样引起了路人的嘲笑。但我的确熟悉这些,从推车到写作,我曾经和现在就是依靠它们

维生的。年轻时候我当过两年临时工,推车、挑抬、装卸,抬断扁担、拧断管钳也是家常便饭。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在写作之路学步蹒跚,待步伐走稳之时,当我像一个工地熟练工那样熟门熟路于写作时,我已经50岁了。

小道上迎面走过来两个老外,搂着腰肢,用激昂的英语在讨论爱情,《速度与激情》里的保罗·沃克,我停下,等他们过去了,在他们的余音里又叽叽嘎嘎地推动小车。

想起,我想起了,西西弗斯。这并不是妄自与伟人比附,徒增自己的悲壮。最关键一点在于,我不会离开书,从写作到出版,就像西西弗斯绝对不会打碎那块巨石一样,他是大力神,他有这个力量。一旦他那样做了,等待他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而可以想象的是,接下来的苦役一定比推动巨石更为悲惨。所以,西西弗斯安静而沉稳地推动巨石,无数次地重复,在重复里重温天长

日久的恒在意义。

西西弗斯的生命有意义吗?有,那就是重复。也就是说,选择赋予荒谬生命意义的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另外,他必须感谢宙斯的惩罚,没有让他失去可干的事情。就是说,西西弗斯比那个永远喝不到水的坦塔罗斯幸运。

我的重复之功还有点不同,毕竟还可以写不同的东西。对某些人而言,写作也许是一种宿命。除了安于向西西弗斯致敬,实在没有别的选择。那样的姿态不是区区爱好所能描摹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一旦这种外加的苦役与内心的召唤合拍了,把彻底无意义的行为开始变得有益有味,如盐溶于水,这到底是绝胜的意义?还是说,那不过就是一个阿Q?

我知道,我的书还会下去,我还会在小区门口接书,再推回家。只是希望,下一次推到的小车,别老是吱吱呀呀的。■



“悦读改变人生”征文活动投稿邮箱:  
xdkbxingzhe@126.com  
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

# 免于无知的自由

文/陶林

“人人生而平等”这句公理,常会被人拿出来质疑。人怎么可能生来平等?有人生于富裕之家,有人生于贫穷之家,有人则生于王室、权力家族,有人生来漂亮,有人生来病残……正所谓造化弄人,多元参差也是一条天理。倘若真要偏执人人平等如一,只有进行大规模克隆人了。

尽管如此,若换个角度来看,那就是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其实都是一样的无知。不管怎样地传说天花乱坠,听闻一个婴儿刚出生就知晓古今、精通天文地理,连最愚笨的人听到都会付之一笑的。

平等无知的婴孩,如同一张空白的硬盘,信息的输入全部依赖于后天的学习。除了亲身感受之外,大部分知识的学习得依靠书本,依靠读书来输入。

虽然现在传统的纸质阅读正在被电子阅读所替代,那只是媒介不同了——好比是竹筒到纸书的变化,但读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很多现代文明人深以读书为苦,要做一个合格文明人,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殊不知,这种辛苦,骨子里是一种自由——每个人摆脱无知,走向文明的自由。

很多人在想象,将来人类或许可能通过植入芯片,与网络或者人工智能进行信息交互,读书这件事就会像电脑拷贝一份文件那么简单——我不怎么信这一点。即使是将来能够做到,我也眷恋肉眼读书的乐趣。正如吃喝这种快感,并不能被营养液所替代一样;读书的艰苦,其实也伴随着知识输入的愉悦,对知识和智慧本身进行审美的愉悦等等。

相比较于吃喝拉撒之类似乎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差异貌似很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了验证人人生来具备的学习能力,不久前,有一队美国的研究专家特意奔赴埃塞俄比亚。他们到沙漠中最原始的部落里,给那里的黑人小孩子们带去图画书和一些装满学习软件的平板电脑。仅仅过了三天,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现代文明的孩子们,就学会了使用电脑。仅仅一个月,这些原本一派懵懂无知的孩子,就知道了沙漠之外无垠世界的精彩。他们的眼神,有了截然不同的质地与期待。

这些专家不禁沉思,其实这些孩子,跟美国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没太多差别。而将来决定他们命运的差别,仅仅只在于周围的环境能否让他们求知、读书与学习。那些被一两个月试验所改变的孩子,在专家组离开后的日子里,能否走出那片无知的沙漠,找到自己在现代世界上应有的位置,成为我心中一块放不下的悬思。他们拥有和其他地方孩子一样的无知的平等,却没有免于无知的自由。

是的,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大平等,在于生而平等地无知、死而平等地死亡;但我们人生的尊严和幸福,也维系在免于无知、知书达理、认识自我、乐活自我当中。记得在煌煌的《联合国宪章》里,提出过人人都享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这份世界大宪章里真的也应该写上:

“人人都享有免于无知的自由!”■

# 墨疙瘩

文/荆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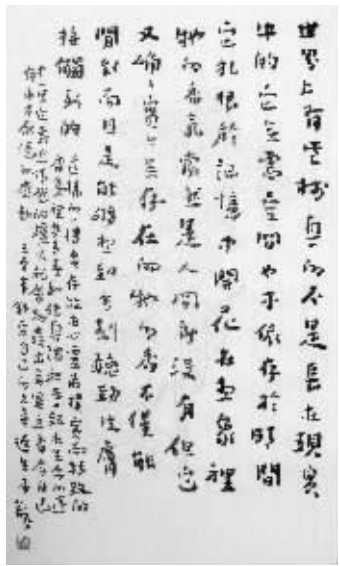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写字,一天三页柳公权,一周检查一次。每次都是到了周末,我才一阵狂补。三七二十一页,不敢写成狂草,但也与柳公权没什么关系了。为此不知挨了多少打。有时候真希望挨打,因为毒打一顿,一周的功课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就像有时候没地方停车,没头苍蝇般围绕目的地转半天,真希望交警过来开一张违章停车的罚单算了。贴了罚单,就消停了,就神经放松下来了。一罚解百忧哈哈。

任何事情,只有喜欢做了才不苦。如今对我来说,只要有支笔,只要有点纸,就可以有滋有味地把时间打发掉。“丹青不知老将至,往事于我若浮云,”说的就是这状态吧。写字对我来说,不光是修身养性,当然也不光是打发时间,而是觉得跟一个个字儿亲密,将它们摆布,或受它们摆布,心情愉悦了,烦恼忘却了,情绪得到宣泄和表达了。这时候的字,就像一个朋友,可以说古今,能够话衷肠。这时候的字,就像一个幽灵,悄悄带着我去神游八方:听雨牧云,御风逐星,无所不能,

无所不乐。

至于什么样的字才是好字,我是这样想的:有特点、有情趣、不固定、多变化,天真稚拙、心手相连。你看它时它也似乎在脉脉含情地看你,你写它时它已然有了生命。而那些死练出来的、没毛病的、没败笔的、但也是流行的、千篇一律的、干巴巴的、张牙舞爪的、正襟危坐的、不苟言笑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故作姿态的……则是我所抗拒和不喜欢的。喜欢一幅字,总是要有理由的。我也许会砸锅卖铁去买一页周作人、沈从文的钢笔字甚至铅笔字,也不会掏钱买那种名满天下的书法家作品。就像一个姑娘,她五官端正身材标准,是从上到下都无可挑剔的名媛明星,却装腔作势,虚情假意,仿佛塑料,譬如机器。又怎有那圆脸短腿,或者小眼平胸等纯真健康的普通姑娘来得可爱?花不知名色更娇。陌上田头,桥堍楼上,那陌生的惊鸿一瞥,常常令人心荡神驰、梦牵魂绕、不可忘怀。

虽然有一些人很不习惯我的书法,说它就是一个“墨疙瘩”,还不



荆歌书法

如小孩子写得好。如果我父亲依然在世,看我如此写字,说不定还会赏我一个巴掌。但是,真心喜爱我“墨疙瘩”的,却大有人在。他们热情鼓励,真是让我感到三生有幸!这光景,因此也就让我终于能过上唐伯虎所说的“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作孽钱”这样自由坦荡的生活。■